

高海平随笔

贴春联

高海平



早年，村里舞文弄墨的人很少，即便曾经有过，也因为常年没有机会展示，突发奇想了想涂鸦几笔，苦于手头没有纸墨笔砚而索性放弃。所有需要动用毛笔，比如红白喜事写对联、账房先生写礼单、过年写春联诸般事宜，都集中到了小学老师身上。

小学老师除了在学校教书育人外，很重要的一项事务便是在村中各种红白喜事上出没。每当编写出得意的对联时，会站在众人面前一字一句念给大家听，自然会赢来阵阵叫好声。这时候的小学老师已经不限于区区老师身份了，俨然一乡村秀才，骄傲的劲头就像一泓清泉也摁不

住地往上冒。

一进腊月门，村民便抽空拿着红纸到学校找老师写春联了。老师就像等待多时的急切样子，热情地给村民让座倒水，村民说又麻烦你了。老师笑着说，哪里哪里，举手之劳。便拿裁纸刀把村民拿来的红纸割好，把毛笔用水泡开，墨汁倒在一个碗里，打开那本又老又旧的对联集锦，在里面找适合春节气氛的抄写。什么“天增日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之类的常用联。村民不讲究，只要吉祥喜庆就行。年轻人却喜欢毛主席的诗句，比如“四海翻腾云水怒，五洲震荡风雷激”“红雨随心翻作浪，青山着意化为桥”等等。春联写好后，村民也不等完全干透，提着春联笑呵呵地回家了，风中飘动的春联哗啦啦响，像是孩子放风筝的样子。老师的毛笔刚刚洗了，又有村民进来了，又忙

不迭地继续挥洒起来。好在这是老师的看家本领，不让写还难受呢，越写越进入状态。

大年三十，各家各户早早地把院前院后、犄角旮旯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男人和孩子开始贴春联，女人在家里剁饺子馅，各司其职有条不紊。贴春联的顺序是先从院子外再到院子里，院子外的碾子、碾子需要贴小条幅。碾子全村只有一个，在村中央，不一定轮得上，勤快人早就捷足先登了。碾子被视为青龙，一般会写“青龙大吉”；碾子属于白虎，家家都有，写一条“白虎大吉”。院子的大门两边贴春联，尺寸大，字也大，大门上贴斗封，有“福”字的，也有“开门大吉”的。牛圈里贴“六畜兴旺”，米缸上贴“五谷丰登”，马鞍上贴“出入平安”。土地爷的龛里贴“土地堂前坐，保佑全家人”。每孔窑洞不管住人还是闲

窑也要贴春联。正屋里的灶王爷贴的是“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”，一面大炕的正墙上贴一条“抬头见喜”等等，能想到的都要贴上吉祥语。这一切准备停当了，主人把院门一关，不再出门了，等着吃年夜饭、守夜。

大年初一，在一阵鞭炮声中，全家老少开始点火把、拜神、祭祖，一系列仪式操作完后，吃新年第一顿饭。饭后，穿上新衣服、新鞋子，走出大门，到村里转悠。新鞋子刚上脚还不太适应，有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。

能把全村各家各户走遍的只有小学老师，他手背在身后，在每家门前驻足片刻，端详大门上的春联，这些出自他手的书法大作，贴在别人家的门上，宛如发表在大地上。人说好，风说好，天空飞翔的鸟儿同样叫好。小学老师春风得意地哼起了歌谣。

蒋殊讲述

还有没有人喊你回乡过年

与堂妹通话时，她身边的舅妈大声喊我的小名：“小小，回来过年吧！”

内心有些潮湿。她只是我童年时下院的一位邻居婶婶，偶尔回去，也是匆匆不见她。没想到时隔二十多年，竟还如此亲切，一句话牵起我思乡的心绪：回老家，过年。

零星几声鞭炮，炸醒星光依旧的乡村天空，梦中人不由得喃喃几句：哪个捣蛋的这么早！

我知道，这是淘气的孩子按捺不住新衣服里几挂鞭炮，偷偷出门了。村里的每个年，早起的往往是平时极度赖床的男孩子。

婶婶也急忙从热烘烘的被窝里爬起来，悄悄穿衣。随后，叔叔起来，出门准备柴火。随着火光，星星退去，一天就这样被点亮。

一窝鸡随之抖动着羽毛散开在大年的院子里。它们不知道，日子又整整过去一年；它们也不抬头看天，自然没发现这日的天空与往日有了大不同。叔叔几乎是一路小跑给它们取来吃食，放进洁净如新的鸡盆里。

婶婶一刻也没有停下来，屋里屋外摆弄各种她亲手制作的吃食。

村里的鞭炮也相继噼噼啪啪起来。年的味道，浓郁扑鼻。

“奶奶过年好！爷爷过年好！”

“姑姑过年好！”

早饭刚开始，本家小辈已迫不及待登门。屋子里立时鲜亮起来。孩子们也不看谁，一股脑儿挤过来惯性般地问候过，换回一个个红包，笑靥如花地跑开。

灶台上，一大锅红烧肉正在婶婶的铲子下翻滚。

小时候的年，就是这般滚润香嫩的肉滋味。那时候，母

亲一忙便是整个腊月，可忙来忙去，记忆却只有一种肉滋味。

说话间，又一拨奶奶、大娘、堂弟、堂妹带着孩子推门而入。屋子立时乱起来，完全听不清谁给谁拜年。好在孩子们拿过红包就散了，屋里立时清晰起来。

我这个归家之人，自然成了中心，所有的亲人都围在身边，问长，问短。

支离破碎，我们一点点扯。越扯，越暖。

直到，叔叔把案板放在炕沿上，饺子馅放在案板上。

“什么馅？”

“猪肉韭菜粉条鸡蛋！”

奶奶大娘们立即挽袖子洗手。婶婶推也推不开，凭她们炕上炕下围着案板挤成一堆。一串一串的故事，也就顺势包进饺子里。

小时候回家，看到偎着一屋子女人或做针线，或拉家常，心里总是异常暖。也因此，每每回家，总希望除了母亲，还有奶奶、婶婶或者别的大娘、阿姨在座。反正，屋里只要坐满女人，就感觉是家，是温度。

如今，我就挤在这热腾腾的圈子里，享受温暖的年。

叔叔插不上手，远远地看着我们，抽烟，笑。

饺子，就在欢声笑语里排满一算子，又一算子。

“奶奶，琴琴到家拜年了！”门口，一个男孩伸进头喊。大奶奶边应声边放下手里的饺子往外小跑，一边跑一边扭身叮嘱我，“小小，吃了饭到奶奶家啊！”

时间已近中午。大娘、堂妹们也就势起身，要回家做饭。走时，自然留下与大奶奶一样的叮咛。

吃过饺子，自然要一家家转转。还有，下院那个二十年不见面，却依然亲切地喊出我小名的婶婶家。

拜年路上

成向阳

小时在乡间，每到大年初一，中午必捏扁食来吃。

捏扁食时，掌厨的一个女人站在面案前，边捏边煮，这边还没捏好下锅，那边不懂事的孩子和只知吃甩手饭的汉子们便端着空碗围过来了。这样一顿扁食吃下来，真是会把女人的腰都累断的。累断了腰还不算，还极容易生满肚子的气。只因一顿饺子包到后面，肉馅儿常常不够，掌厨包饺子的女人只能把剩余的一点点面团，拉一拉下锅，把扁食吃成面条。

乡间吃扁食而不生气的人家，无一例外都是男人会捏扁食的。这样的男人不仅会捏扁食，还会剁馅儿、擀面皮儿，连带着看汤锅。我母亲就常常夸我的姥爷，说捏扁食捏得如何“圆得牢牢”，肉馅儿剁得如何黏而不散，吃起来又香。以此来刺激我的当年什么都不做的父亲。

会捏扁食的姥爷总是笑眯眯，每逢大年初二我们随同母亲回娘家，他总是把我们这些小孩子照顾得很好，他的扁食也确实捏得好。但吃这一顿姥姥家的扁食却是不易。每年的大年初二，顺着一条通往河南的运煤公路，从我家走五六里去姥姥家拜年，于儿时的我而言实乃畏途。那时候，回娘家要提“人情”，而所谓“人情”便是几篮子白面。十来斤白面满满盛在柳条编的圆篮里，白面上会盖一张红纸，红纸上再遮一块红色的枕巾，就上路了。而这样沉甸甸的篮子绝非一个，而是三个四个，甚至更多。

“人情”带得多了，就要挑担子，担子挑不了的，就得连篮子挎到胳膊上走一路。我那时八九岁，也要挎起个盛白面的篮子，跟上大人走。一路走一路生气。那时候过年的天是真冷呀，沿路的杨树条子不



停地在风中抖，
公路上的煤灰
在脚下窜来窜去，时
而一跳便要跳进白面篮子里。这样
走一路吃一路风到了姥姥家，扁食
吃得再多也是理所应当的吧。

只是有一年大年初二，我挎着沉甸甸的一篮子白面，一路走却一路都没有生气。只因我突然发现，路上三三两两回娘家拜年的人里，有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小姑娘，跟我走的竟是同一条路。

她是空着手走，走得轻轻巧巧，她穿的是一身红色的衣服，上衣毛茸茸的，她的脸非常好看，是那种陌生的我所不熟悉的好看。我就一路走一路悄悄看她，故觉得累。尤其是走着看着，从大路拐上曲曲弯弯的小路，才发现，我的姥姥家与她的姥姥家，竟是同一个村子的，不由心中大喜，心想明年一定还能碰见。

但后来去姥姥家拜年的路上其实没有再碰见过她，于是连姥爷的扁食也不觉得有多好吃。不过，等后来上了初中，她却在我的隔壁班里，依旧非常好看，但却又不如那次拜年路上偷偷看着好看。

那时我似乎已经知道女孩子的好看和扁食的好吃，都不是一个常量。那时我已确切知道，她是我们邻村的，她们村子里有一棵巨大的槲树。